

种一朵解语花

——乡村儿童“失语”困境的美育对策研究

张天荣 黎轻轻 王英姿 刘郁琪

湖南科技大学人文学院 湖南湘潭 411201

摘要：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快速推进，城乡差距日益凸显，乡村儿童“失语”困境逐渐显现。本文以湖南科技大学人文学院研究生李柏霖在会同县粟裕希望小学创建的“田野诗班”为考察对象，运用文献研究法、访谈、田野调查等研究方法，沿着“何为失语”“为何失语”“如何解语”的思路，科学总结提炼出乡村儿童的“集体性失语”表现为“不愿表达”“不会表达”“表达错误”的三重困境，美育可通过“自然浸润—情感联结—文化自信”模式破解这一困境，为乡村美育提供了可复制经验，以促进美育在乡村振兴中的文化修复功能。

关键词：乡村儿童；失语困境；美育对策；田野诗班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新时代中国儿童应该是有志向、有梦想，爱学习、爱劳动，懂感恩、懂友善，敢创新、敢奋斗，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好儿童。”《关于全面加强和改进新时代学校美育工作的意见》提出，“弘扬中华美育精神，以美育人、以美化人、以美培元”。作为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重要一环，美育是审美教育、情操教育、心灵教育，也是丰富想象力和培养创新意识的教育，美育在塑造完整人格、培育时代新人中发挥着基础性作用。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教育事业，将“德智体美劳”五育工作提到重心地位，美育被摆在了具有国家发展战略意义的位置。为谁培养人、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是教育实际操作中必须把握的根本问题。毋庸讳言，在城市化进程的快速推进下，城乡差距日益凸显，因此在推进美育强国的进程中，乡村地区美育建设是一个极为明显的薄弱环节。随着现代化和城镇化趋势的日益蔓延，大量农村人口进城务工，许多农村学生也随父母到城镇学校求学，由此带来的直接后果便是乡村教育的“空心化”，从而使本就处于弱势处境的乡村学校更加缺失表达乡村儿童体验的主体，造成不肯表达、不会表达、表达错误的乡村儿童“失语”困境，受到社会关注的希望几近渺渺。乡村儿童作为乡村未来的希望，他们的成长与发展至关重要，

而推行乡村美育，不仅能涵养心智、陶冶情操，促进乡村儿童的全面发展，还有利于乡村儿童自我情感的抒发与表达，对他们的心理健康和幸福感的获得具有积极意义，并且还能加强对家乡文化的归属感、提高地域文化自觉性。

基于此背景，内外众多学者都从不同程度上对乡村美育和学生“失语”现象进行了研究。纵观国内学者对于乡村美育的研究调查，可以发现他们对乡村儿童美育尤为关注，并创新提出大量解决路径，但是这些研究对于乡村美育的优秀案例还缺少充分的理论提炼和学理分析，对于作为弱势群体的儿童“失语”问题的研究也相对较少，已有的研究主要是从教师话语霸权层面出发分析学生“失语”问题，对学生“失语”问题的原因和对策分析还不够深入。

本文拟以“田野诗班”创始人、全国“乡村阅读推广人”、第十四届湖南省人大代表、2022年度湖南十大教育新闻人物之一——湖南科技大学人文学院研究生李柏霖在会同县粟裕希望小学创建的“田野诗班”为考察对象，运用文献研究法、访谈、田野调查等研究方法，沿着“何为失语”“为何失语”“如何解语”的思路，科学总结提炼乡村儿童“失语”的类型画像、多维动因以及以美育为对策破解乡村儿童“失语”困境的实践路径。

一、何为“失语”：乡村儿童“集体性失语”的类型

画像

失语原本是医学领域的一个概念,是指在意识正常,由于大脑皮层语言功能区发生病变导致病人言语交流能力出现障碍。孙晓云教授说:“作文模式化、说话成人化都是儿童集体失语现象,因为成年人不相信、不鼓励,孩子也不再相信自己的眼睛和大脑,不再用自己的语言表达。这种现象只能带来虚假的思想、苍白的感情。”因此当“失语”放在教育领域,是指学生作为人的主体性的泯灭与消失,在所谓的权威面前没有自己言说的地位,在制度文化的框架中没有形成一套自己独特的话语模式。

1、不愿表达:自我消化式的集体沉默

“他们小小年纪就习惯了自我封闭,腼腆、内向、不爱表达、不善交流,无论对人、对世界,都像隔着一扇厚重的铁门,自己出不去别人也进不来。”一方面,由于乡村通常文化氛围淡薄,乡村儿童大多为留守儿童,长期与父母分居两地,缺少家人的陪伴,极易出现社会情感缺失、社会能力低下的缺陷,也易因此产生孤独、敏感、自卑等情绪,这些心理因素使他们往往羞于向他人袒露心绪;另一方面,由于学校教师大都实行“大班教学”,很难有多余的精力给予留守儿童足够的关注。这样缺少倾诉对象的成长环境构成了一个无法找到出口的恶性循环,导致乡村儿童内心封闭,不愿表达。因此相较于城市孩子,乡村孩子在成长过程中需要面临更多更复杂的问题,这样日复一日的不良成长环境极易导致儿童情感表达偏于钝化、程式化,在内心与外界之间逐步建筑起一堵厚厚的墙,在外界予以关注时,往往更易出现不愿开口的倾向。这样的心理投射在性格养成与行为习惯等方面便易造成情绪起伏大、叛逆等问题,身心健康问题日益凸显。

走访发现,乡村儿童在情感上往往偏向于自我消化,面临各种创伤性事件普遍会采取沉默或转移的方法疗愈自我。即使是在农村公共领域发生的事情如红白喜事、民俗活动等,乡村儿童们也普遍处于“沉默的围观者状态”,躲避或退缩的防御姿态逐渐萎缩表达与社交能力。

2、不会表达:教育短板下的发声受阻

在当前乡村建设持续加快进程,数字化教学设备覆盖率日益提升的背景下,普通话的推广已在各个学校落地。但由于乡村方言本身的亲切性以及高度的使用频率,部分孩子在

面临“普通话”时毫无防备,方言与普通话之间撕裂开的语言缺口让孩子们无法迅速填补,缺乏日积月累的词汇积累,缺乏语言熏陶的交流环境,让乡村孩子们即使是简单的日记也只会流水账式的记录,无法生动地描写,更无法完整地展现自我内心世界。

此外,乡村教育为了改善教育质量,往往将城市教育奉为圭臬,完全复制城市教育,“在当今城乡教育很大程度上具有‘强势’‘弱势’对比的前提下,乡村美育有一种向城市美育看齐的‘标准化’冲动”。但由于经济条件的限制,乡村教育对城市教育的模仿大多流于表面,结果把乡村教育做成了城市教育的一种盗版,而忽视了自身独特的乡村资源、丰厚的乡土文化。

虽然乡村儿童同样拥有丰富的感情,甚至在想象上呈现出更为多样化的思维,但他们与城市儿童相比,难以获取合适的表达渠道,也不会以恰当的方式表达自己的情绪,输出的窗口受到限制。

3、表达错误:词不达意的发声困境

乡村教育相对落后,乡村儿童的素质基础相较城市儿童而言也更加薄弱,在智育方面如此,在美育方面差距更大。城市儿童享有更加优质的教育资源,且家庭对于他们的综合素质、个人特长方面更加注重,他们往往能够较为轻松地掌握相应技能,具备优秀的综合能力。由于经济原因乡村儿童大多没有接受过系统的美学教育,在表达方面存在一定缺陷。

在走访中我们发现部分孩子容易在词语搭配如量词选择上出现错误。“词不达意”的问题较于城市孩子出现的频率更高,有时都无法让倾听者准确领会其话语含义。内心感受与输出表达之间容易出现差错是当下乡村儿童教育现状中容易忽视的一点,但这是评价语言表达的重要一环,具体表现为乡村儿童表达方法单一限制,或是表达字词有失分寸,这样的漏洞实则根源仍然是语言输入的缺乏,城市化的教材在乡村学校进行普及,城乡经验的错位容易导致表达的错误与失真,甚至出现“我家养了十只宠物狗”这样的虚构化表达。并且高素质专业教师的缺失使得乡村儿童的错误表达难以被纠正,由此乡村儿童“失语”现象进一步陷于恶性循环。

二、因何“失语”:乡村儿童表达困境的多维动因

乡村儿童的语言表达困境并非简单的生理缺陷或是个体性格使然这样单方面的原因造成,而是城乡二元结构下多重社会文化矛盾交织的必然产物。在现代化进程中,乡村社会一直经历着剧烈的文化震荡,语言表达不再是个人、集体的思想、情感载体,而是渐渐沦为一种只包含着生存策略的简单交流工具,现代化教育体系中的“标准化表达”强势入侵,带有泥土气息的乡土经验只能步步退缩,两者之间不断撕裂拉扯,先天优质语言资源不足的乡村儿童逐渐被异化为“沉默的失语人”,其背后代表着智育与美育等“五育”体系的悄然消解。这种“失语”不仅昭示着乡村儿童语言能力缺失的危机,更是发出了乡村文明在现代化进程中开始采取沉默态度的警告灯。

1、语言输入资源的匮乏

乡村儿童早期语言习得主要依赖家庭环境,但传统乡村家庭尤其是以祖辈关系为主要承载体的留守家庭通常奉行“以养代育”“重养育轻教育”的教育理念,很多家长忙于生计,无暇顾及孩子的教育和成长,更缺乏与孩子们的有效沟通和交流,走访调查数据显示,64%的孩子每日与长辈交流时间不足1小时,且交流内容更多的是以生活指令为主,缺乏文学性、科学性、思辨性的语言输入。加之部分家长自身文化水平较低,无法给予孩子足够的指导和帮助,这样碎片化、业余化的语言环境进一步影响了孩子们的语言发展和文化素养提升。

先天不足的语言输入资源,在大多数乡村儿童在进入学校后也未能得到有效改善。首先是城乡资源的巨大差距导致的教育资源的匮乏,乡村学校大多一位老师兼任多项课程,繁多的课务压力极易导致教师无法在教学设计与教学内容上进行合理设计,一成不变的课程丧失吸引学生的活力,落后的教育观念让主体课程挤压着美育课程的生存空间,“美的教育”成为了“无用的教育”,教学设施的简陋也限制了学生多样化的学习需求,只能依靠一张黑板、一支粉笔完成整个课堂的教授,难以积累高质量的语言表达,更无法在亲身体验中全面发展。其次是部分乡村教师的教育理念落后,以“标准答案”为导向的教育评价体系往往压抑孩子们的创造性表达,因为恐惧被判定为“表达错误”,所以孩子们往往选择不再表达,以机械的程式化答案应付提问,逐渐放弃充满个性的想象,退化为“流水式”陈述。

随着普通话的日益推广,城乡话语体系间的天平逐渐向普通话方向倾斜,二者之间形成的割裂日益凸显。一方面难以熟练运用普通话表达自我,另一方面无法用方言完成日常交际,乡村儿童们逐渐陷入“说方言被嘲笑,说普通话不自信”的困境中,调查数据显示82%的学生表示在家里仍然习惯于用方言与家人交流,这种语言身份转换时形成的撕裂不止会削弱孩子们勇于表达自我的自信心,更会让她们时常出现“方言词汇直译为普通话”的现象,在家庭与课堂场景中频繁切换语言系统容易造成语序混乱、语义重复等各种表达上的不通顺。

不论是先天的家庭日常熏陶还是后天的学校教育教学都不够重视乡村儿童的语言美感培养,在词汇积累、连贯表达上更是难以形成系统训练,乡村儿童由此陷入不会表达的失语困境中。

2、特殊的心理防御机制

根据2022年民政部调查数据显示,在农村超过60%的乡村儿童存在父母单方或双方外出务工的情况,这种不稳定的家庭依恋关系促使儿童发展出“情感隔离”的心理防御机制。一方面,由于长期与父母分居两地、缺少家人的陪伴,这样的“留守儿童”身份让孩子们在生活习惯、学习能力培养上缺乏正确的引导,思维逻辑能力发展不够充分;另一方面,由于部分家庭成员“爱的空位”,使儿童在心理发展关键阶段中极易出现社会情感缺失,无法准确地与周围人共情,对于自身情感输出也倾向于采取自我封闭的方式,因此产生孤独、敏感、自卑等情绪,认为无人能理解自己,更羞于向他人披露心绪,采取躲避或沉默的方式关闭自我表达通道,对于自我的认识出现模糊处理甚至丧失主体审视经验,不再以孩子的视角去看这个世界。

“大班教学”环境中的教师一般很难有多余的精力给予留守儿童心理健康方面足够的关注,加上“唯分数论”等教育观念的影响,教师容易忽略部分后进生,简单将他们处理为“不聪明的孩子”,教师权威压抑下的“美育”概念成为完全符号化的口号,课上恐惧与教师互动,课后拒绝与教师倾诉,这样孤立无援的成长环境将乡村儿童放置在一个四面密不透风的铁箱子里,内心的防御机制越来越厚,创伤性记忆阻滞着乡村儿童表达的通道。

3、文化自信的丧失危机

随着城市主流媒体塑造的“标准语态”成为乡村儿童学习与评价的价值标尺,现行教育体系始终以城市为中心,充斥着众多陌生词语的城市教材、推送繁华城市景象的社交媒体、乡村传统文化被简化为“落后民俗”的心理暗示……这些城乡差距造成的结构性压迫使得乡村儿童从小接受“文化矮化”的固定标签,加之众多青壮年劳动力宁愿选择放弃家庭也要进城务工,更是造成农村精英流失与传统文化后继无人的文化断层现象。

城市文化碾压下的部分乡村儿童一方面在心中缺乏对于自身本土文化的认同感与自信心,另一方面由于从小接受充满疏离感与陌生感的城市化教材的教育,他们也深知无法迅速在城市里找到自己的位置,向往城市却无法彻底融入城市,这样丧失文化自信的“空心人”自然无法准确表达自己心中所想、心中所感,更看不到乡村得天独厚的自然资源中的美育价值。自然美、民俗美、人情美本是城市无法复制的乡村得天独厚的美育教材,却极易在边缘化、客体化的乡村学生心中成为应该瓦解的农村文化价值体系,割裂了自我与文化根系的连接,成为沉默的旁观者。

双重文化迷失的价值混乱让乡村孩子不再表达来自乡村的声音,由此产生的文化记忆断裂也将让整个乡土文明不再发出声音。在走访村落的过程中我们发现,传统风俗民俗活动的儿童参与度连年下降,乡村孩子们与土地之间的情感连接不再牢固,仅靠着家族中祖辈的微弱声音。我们需要重塑乡村儿童的文化自信,让他们勇于表达、自信表达、准确表达,让传统与现代对话,恢复乡村文明的伟大创造力。

三、如何“解语”:美育应对乡村儿童失语困境的实施路径

李柏霖团队创立的“田野诗班”以乡土情境为教育载体,构建了“自然浸润—情感联结—文化自信”的美育模式,其核心经验可归纳为三方面。首先是情境化教学模式,打破传统课堂边界,将教学场景延伸至田野、山涧,通过自然观察与体验激发创作灵感。其次推动跨学科融合实践,以诗歌为载体,融合文学、美术、音乐等学科,形成“观察—创作—展演”的完整链条。通过“田野诗班”诗画展、春晚舞台展演等活动,学生作品获得社会认可,强化了文化自信与表达勇气。最后进行留守儿童心理干预,针对留守儿童情感缺失问题,以诗歌为疗愈工具,鼓励自由表达内心世界。该模式

通过“在地化”资源开发与“儿童中心”教育理念,为乡村美育提供了可复制的实践范式,其成果入选湖南省基础教育创新案例,据此可以总结出应对乡村小学教育困境的方案。

1、策划多样化美育主题,破除儿童心理防御机制

乡村儿童心理防御机制的形成与美育资源匮乏、教育方式单一密切相关。基于《关于全面加强和改进新时代学校美育工作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提出的“以美育浸润行动促进心灵成长”目标,结合怀化“田野诗班”实践经验,提出以下多样化美育主题设计策略。

首先,基于《意见》的课程体系重构。《意见》强调“因地制宜开发美育课程”,需通过主题设计平衡城市化审美与乡土文化冲突。可以设计乡土文化浸润式主题:将剪纸、民歌、农耕仪式等本土文化元素融入课程,例如“田野诗班”以稻田、山林为课堂,引导学生通过诗歌创作表达乡土情感,此类主题能有效跨学科整合主题,并降低儿童对艺术表达的抵触心理。

其次,设计心理防御机制的针对性破除策略。儿童心理防御常表现为对艺术活动的逃避或抗拒,需通过主题设计建立情感联结。例如:创建非评价性创作空间,借鉴《意见》“强化过程性评价”原则,设置“自由涂鸦角”“泥塑工坊”等主题,允许无标准答案的创作,使内向儿童从逃避交流转变为主动分享,破解退行性防御行为。

最后,构建动态主题生成机制。例如“田野诗班”定期征集创作主题,将“稻谷生长日记”“祖辈故事集”等儿童关切议题纳入课程,增强主体性认同,激发表达兴趣。

2、充分利用乡村资源,重塑乡村文化自信

2023年《教育部关于全面实施学校美育浸润行动的通知》指出:“将美育融入教育教学活动各环节,潜移默化地彰显育人实效,实现提升审美素养、陶冶情操、温润心灵、激发创新创造活力的功能。”在乡村得天独厚的自然优势中,李柏霖老师把单调的课堂变成阅读课、行走课、感受课,从教室到田野,鼓励孩子们用眼看、用耳听、用心感受,在美育与智育融合的课堂中学生能够有效获取表达素材,同时在趣味性的活动中学习写作技巧,高效率地培养了学生们的认知思维和审美能力,并在感受乡村自然的过程中纠正部分乡村学生在面临“城市化”模式时出现的“逃避乡村”心理,唤醒了学生对于家乡的热爱之情,重塑乡村儿童的“生命

力”。

当前乡村文化自信危机源于城市化进程中的文化断裂与教育异化,亟需通过本土资源激活与美育创新实现文化主体性重建。

首先,进行乡土文化资源的课程化重构。乡村文化资源包含自然景观、民俗技艺与集体记忆三重维度。李柏霖团队通过“田野课堂”模式,将粟裕希望小学周边的稻田、溪流、古树转化为教学载体,引导学生观察自然节律并创作诗歌。如《春天》一诗中“拖拉机应和鸟叫”的意象,正是农耕文明与儿童感知的深度融合。课程开发需遵循“在地化-活态化-符号化”原则:①在地化采集:建立“乡村美学档案”,系统整理剪纸、山歌等非遗技艺,形成可视化知识图谱;②活态化转化:将传统节日,如社火、丰收祭等,转化为沉浸式美育场景,如“田野诗班”通过“写年”主题创作,重构儿童对乡土时间的感知;③符号化输出:借助诗歌、绘画等载体,将地域符号升华为文化标识,“奶奶在月下织衣”的诗句即是对代际文化传递的凝练表达。

其次,从“田野诗班”模式的实践中获得启示。该模式通过“观察-表达-传播”三阶段打破儿童表达困境,教师应摒弃标准化审美范式,鼓励学生以“万物有灵”视角观察所生活的环境,鼓励孩子们将诗歌创作成为情感宣泄与文化认同的通道。同时借助春晚舞台、诗集出版等媒介,将个体表达转化为公共文化产品。83首诗歌的大范围传播不仅提升儿童自信,更使乡土美学获得主流社会认可。

最后,构建文化自信生成的多维支撑体系。依托教育部“乡村艺术教育振兴计划”,推动乡土美育课程纳入地方校本体系,并积极构建“家校社”联动机制,如“田野诗班”联合家长开发“家庭美育日”,使文化传承突破校园边界。此外,联动数字赋能,通过云端平台共享优质资源,破解城乡美育资源落差,实现文化传播效能倍增。

“田野诗班”的实践表明,当乡村美育根植于本土文化基因时,不仅能唤醒儿童的文化自觉,更能重构乡村文化生态。未来需进一步强化政策落地效能,推动乡土美育从“输血式帮扶”转向“造血式振兴”,使其真正成为乡村振兴的精神引擎。

3、设置阶段目标,缓解评价恐惧

评价恐惧源于传统教育中单向度评价体系造成的认知

焦虑,乡村孩子在“城市化”模式下,容易出现跟不上教学节奏的焦虑感,因此李柏霖老师在教学中很注重鼓励学生,设置“跳一跳就能够到”的阶段性目标,以孩子的思维进行审美对话,有效克服了乡村儿童“表达错误”的困难,“并不是每一首诗都很成熟,但我并不会轻易地去否定它。”允许“孩童式”的审美方式与表达内容使乡村孩子在表达意愿上表现出大胆的倾向,在潜移默化中有效地培养了乡村孩子容易缺失的“胜任感”。

首先,推进阶段性目标的梯度化设计。在感知启蒙阶段(1-2周),目标设定以“五感开发”为核心,如“收集10种自然声响”“触摸3种不同质感的乡土材料”。实施路径借鉴“田野诗班”的“自然寻宝”活动,引导学生在田野间发现美学元素,弱化技术性评价。在情感联结阶段(3-4周),目标升级,通过“我的乡土记忆”主题创作,要求完成包含视觉、文字的双模态表达。案例参照粟裕希望小学学生创作《外婆的竹篮》,将竹编纹样转化为诗歌意象,获得市级美育展演资格。文化重构阶段(5-6周),终极目标是组织“乡村美学微展览”,学生自主策划布展并担任讲解员。李柏霖团队通过该形式使83%的学生主动参与社区文化传播。

其次,鼓励“孩童式”审美的评价转向。建立“成长光谱档案”,记录学生从“不敢执笔”到“主动创作”的行为转变,如“田野诗班”采用诗稿修改轨迹可视化技术,凸显思维演进而非结果优劣。同时设立同伴互评机制,如设计“星星贴纸”评价法,学生用不同颜色贴纸标注作品中最打动自己的“童真瞬间”。允许作品保留“青涩感”与节奏性。

最后,构建三维支撑系统。跟着政策走,对接“乡村艺术教育振兴计划”中“建立特色评价体系”条款,推动将阶段性目标达成度纳入教师考核指标。家庭、学校、学生“三管齐下”,开发“家庭美学任务单”,如“与祖辈共作农具画”,通过代际互动强化文化认同。利用数字化技术,运用AR技术创建“虚拟田野美术馆”,学生可分阶段上传作品并收获智能反馈。

阶段性目标设置通过分解评价压力、重构审美标准,有效破解了乡村教育中的评价恐怖。“田野诗班”实践证明,当教育目标尊重“孩童式”审美特质时,不仅能缓解焦虑,更能唤醒文化自觉。未来需在政策层面建立乡村美育专项评价标准,使阶段目标体系成为乡村教育改革的实践范式。

4、引入省市优质资源，弥补城乡结构性差异

城乡教育结构性差异的本质在于资源配置失衡与制度性壁垒。基于李柏霖“田野诗班”的实践经验，结合教育部“乡村艺术教育振兴计划”政策框架，提出“三维协同机制”，通过优质资源下沉、师资力量重构与师范生培养创新，探索城乡美育资源互补路径。

首先，构建省市资源下沉的制度保障。高效依托省级政策平台，建立“城市-乡村”美育资源定向输送机制，通过行政力量推动高校、文化机构与乡村学校结对，形成“一校一策”资源匹配方案。参考“田野诗班”与湖南科技大学共建的“语言文字推广基地”，将诗歌创作、非遗传承等特色项目纳入省级美育工程，通过专项经费支持实现课程与师资的跨区域流动。

其次，共享师资，创新城乡师资力量互补机制双导师制实践。李柏霖创意写作工作室整合城市作家与乡村教师资源，形成“高校专家+本土教师”协同教学模式。该模式使城市优质师资通过线上工作坊、暑期驻校等方式参与乡村美育，同时乡村教师可赴省市研修提升专业能力，引导更多师范生积极参与乡村美育项目设计，培育“在地化”教育思维。

此外，高校联动，构建产学研一体化生态。依托数字化资源库建设，进行学科交叉赋能，湖南科技大学与粟裕希望小学合作建立的“诗歌+”跨学科平台，融合文学、心理学、艺术设计等专业力量，开发《乡土美育资源开发指南》等工具，实现理论成果向教学实践的转化。

最后，设计成效评估与优化路径，实施动态监测体系，具体可从师资配比、课程创新、学生参与度等维度量化评估，总结实践性经验，并不断反馈迭代机制，通过师范生实践日志、乡村教师需求调研等渠道，持续优化资源输送内容。如针对留守儿童情感表达需求，增设“诗歌疗愈”模块，邀请城市心理咨询师参与课程设计。

城乡美育资源协同需突破单向“输血”逻辑，转向“造血-循环”型生态构建。李柏霖团队的实践表明，当省市资源通过制度化渠道与乡土语境深度融合时，不仅能弥合结构性差异，更能激发乡村教育的内生创新力。未来应进一步完善政策衔接、深化高校协同、强化数字赋能，使优质资源真正成为乡村振兴的文化引擎。

四、结语

本研究以乡村儿童“失语”困境为切入点，揭示了城市化进程中乡土文化断裂与标准化教育体系对儿童语言表达能力的双重挤压。通过田野调查与案例分析发现，乡村儿童的“集体性失语”表现为“不愿表达”“不会表达”“表达错误”三重困境，其根源在于城乡二元结构下的文化冲突、语言资源匮乏及心理防御机制强化。研究以会同县“田野诗班”为实践样本，总结可以“自然浸润—情感联结—文化自信”模式破解这一困境，以乡土情境重构教学场域，通过跨学科融合与作品展演，重塑乡村文化自信，引导留守儿童释放心理压力，实现自我疗愈。未来研究需进一步探索美育与乡村社会发展的协同机制，推动“五育融合”在乡土语境中的深度实践，为培育“有根”的时代新人提供理论支撑与实践路径。

参考文献：

- [1]吴同语.城镇化进程中的乡村教育[D].广西师范大学, 2019.
 - [2]王文君.新时代乡村美育教师队伍建设的实践策略[J].中国教育学刊, 2019(12).
 - [3]王福阳,美育与艺术教育的是与不是:辨析当前学校美育的几个模糊认识[J]学术评论, 2016(6).
 - [4]教育部.教育部关于全面实施学校美育浸润行动的通知[EB/OL].(2023-12-20)[2025-02-17].https://www.gov.cn/zhengce/zhengceku/202401/content_6924205.htm.
- 作者简介：张天荣（2003--），女，汉族，湖南株洲人，湖南科技大学人文学院本科生；
- 黎轻轻（2003--），女，汉族，湖南张家界人，湖南科技大学人文学院本科生；
- 王英姿（2004--），女，汉族，湖南衡阳人，湖南科技大学人文学院本科生；
- 刘郁琪（1977--），男，汉族，湖南邵阳人，文学博士，硕士生导师，湖南科技大学人文学院教授，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与中国电影文化。
- 基金项目：本文为2024年度湖南省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一般项目“乡村儿童‘失语’困境的美育对策研究——以会同县粟裕希望小学‘田野诗班’为例”（湘教通〔2024〕191号）研究成果，指导老师：刘郁琪。